

之

黃
天
培
自
題

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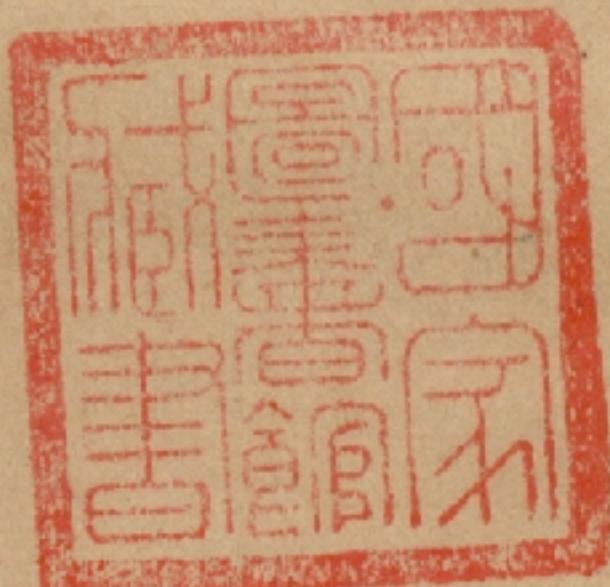
丁巳年

672
836

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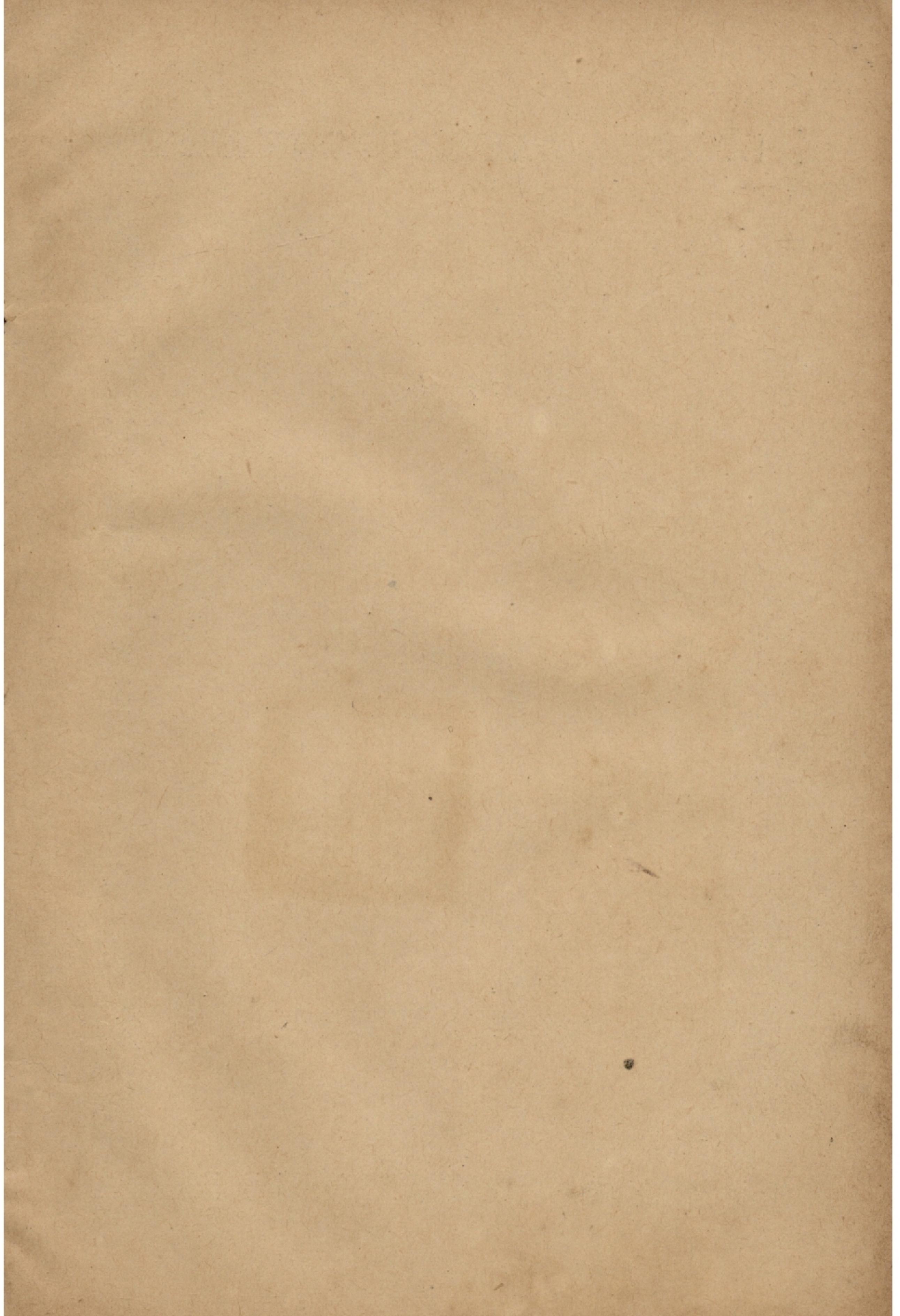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東之黃炎培著



行發店書活生海上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一月



672.36
8364

卷頭語

什麼叫做「之東」？爲什麼寫之東？讀了之東，自會明白。

此時吾所欲說的，是我對於寫文章的態度。

雖說「貪吟自己詩」，到底文字這樣東西，是寫給別人看的。既然寫給別人看，該想一下。那種文章人家好懂？那種不好懂？那種文章懂的人多？那種懂的人少？那種文章愛看的人多？那種愛看的人少？

我是打算過的。如果有人問：爲什麼你不寫那種文章，而一寫這種文章？我願意很坦白地答覆：就爲是能讀和愛讀那種文

國家圖書館



003165102

1603905

章，像你老先生樣不多的緣故。

自從之東先在大公報披露，有人告訴我，旁人在那裏批評，說：「之東有此幽默氣息。怎麼那位先生也會說幽默話？」幽默不幽默，在乎人們的感覺。可是有一點我要說明，文章越能感動人，當然越好。不過，也要有箇限度。自己也得預先立下一箇標準。吾願把古來這一類的文字，舉幾箇例來說說：

『楚莊王一匹愛馬，餵得太胖，死了。傷心得很，要把大夫禮葬牠，大家都說不行，王大怒，說：「那箇敢反對，那箇死。』優孟來了。一進門，嚎啕大哭。王問怎麼哭？他一面哭，一面說：「吾們大王所最鍾愛的馬啊！怎麼僅僅用大夫的

禮葬你呢？怎麼對得起你呀！請快快用葬大王的禮葬你吧！」

王問：「該怎樣呢？」他說：「該用怎樣的棺，怎樣的槨，多少人鑿穴，多少人堆土，建起廟來供牠，殺起牛來祭牠，把一萬戶的地方來封牠，這樣，纔使天下後世都知道吾們的大王，是看輕人的，是看重馬的。」一席話，說得莊王吩咐趕快把死馬交給廚房，不許把剛纔的話傳出去。」

『秦始皇要建一大花園，東從函谷關起，要圈用很多很多的土地，優旃來了。一見始皇，大加稱讚，說：「好得很。快快多養些飛禽走獸。敵人從東方來的時候，叫這些麋啊！鹿啊！去觸他們，是了。』始皇一聽，立刻吩咐停工。』

這一類說法固然很妙，他們的用心卻是很苦。

『晉朝的元帝，生了皇子，大賞賜一羣臣子，有一位殷洪喬起來道謝，說：「皇上生子，這是何等可賀的事，只是小臣毫無功勞，怎麼可以受賜呢？」皇帝大笑，說：「這事，豈可以讓你有功勞呢？」』

這一類說法，固然可以使人發大笑，可是並沒有什麼好處，郤也並沒有什麼壞處。大概茶餘酒後，打諢，調笑，皆屬這一類。

『桓溫常常躺在牀上，獨自發憤，說：「這樣混下去，怎麼得了？」忽然站起來說：「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當貽臭

萬年。」

「阮嗣宗很浪漫，有人譏諷他，他說：禮法啊！禮法，那裏是爲吾們設立的呢？」

這一類說法，也許不是他們本心的話，故意說得痛快，說得放浪，吾以爲無論他們心地怎樣，到底是萬萬不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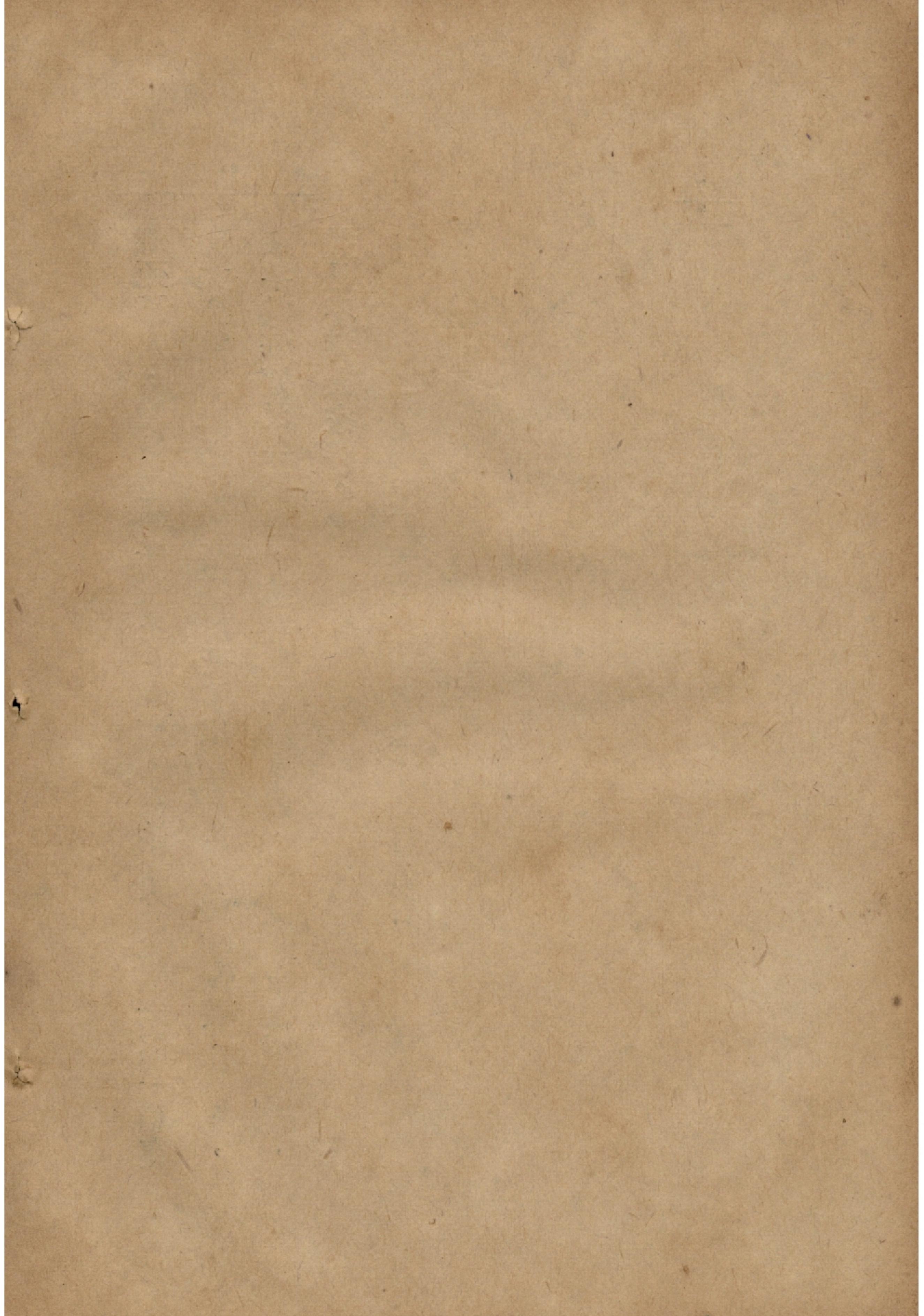
吾認爲從古時到現在，有等人，抱着光明純正的目標，困於黑暗而嚴酷的環境，於無可如何的中間，不敢說正面，就反面來說，不能用直筆，用曲筆來寫。冷雋乾峭的文句，詼奇微妙的語調，無非欲對方避去正面的刺激，而發現天良上的感動。他們的用心多麼苦！這種人多麼可憐而又可敬！至於又一

等人，利用羣衆心理上弱點，但求博得喝采，雖違反良心也不顧，譬如班固說東方朔玩世滑稽，『首陽爲拙，柱下爲工。』以李老先生退隱柱下爲工，固然夠不上知己，且不說了。稱夷齊兩弟兄爲拙，竟公然打倒氣節，提倡奸滑，好像替日本人編製偽滿洲國教科書資料一樣。尤其不堪的，自己幹着卑鄙浪漫的腐化行爲，還老着面皮，說得多麼闊氣，多麼有理，借此引誘一般意識沒有堅定的青年，跟着他亂跑，文人萬惡，一至於此。吾想稍明白人生意義的，決不肯這樣幹。

還有一層，吾要說一說：我很不贊成請不相干的人來作序文。天下自有不相干的人肯替人作不相干的序文，簡直等於吾

鄉死了人，雇用老媽子代主人舉哀。而請求名流闊老寫一篇寬皮大套的恭維話，簡直等於死了以後赴告前邊的像贊。我呢，文字的好壞又一問題，這類無聊的舉動，希望我永遠不要幹，并且不替人家幹。

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著者



目 次

一 二 三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開篇	一
滬杭車中	二
杭州	三
紹興第一天	四
紹興第二天	五
寧波	六
氣象萬千的溪口	七
剡谿九曲	八

一 二 三 三 七 二 五

九

桃花時節上天台

查

十

天台第一天

七

十一

天台第二天

七

十二

天台第三天

七

十三

從天台到雁蕩

金

十四

雁蕩第一天

九

十五

雁蕩第二天

九

十六

雁蕩末兩天

九

十七

歸途

一

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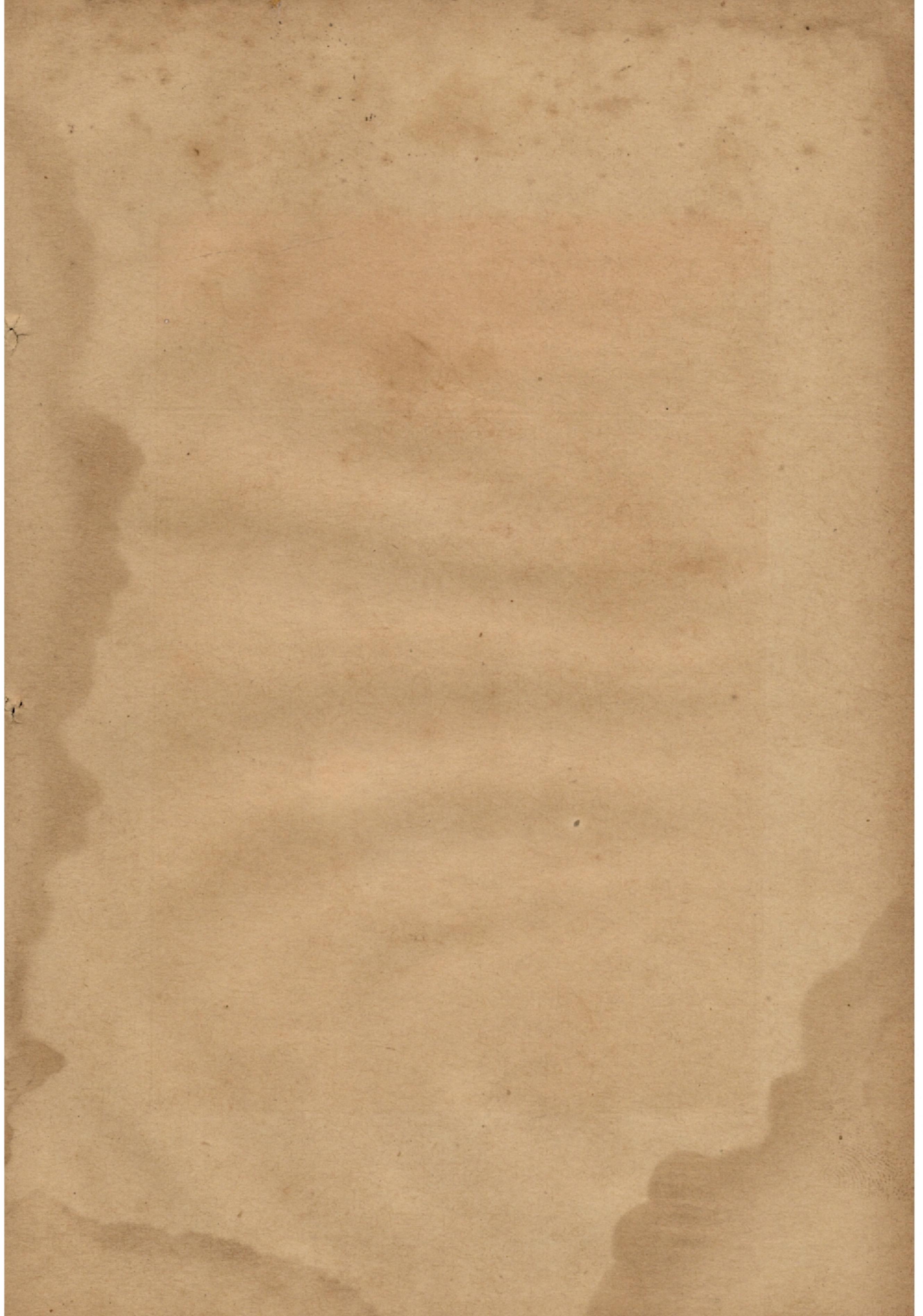
結束語

五

之東著者的影

民國二十三年





—開篇

高等游民

食毛踐土天良發現

什麼叫之東

這一回，吾總算做了很道地的「高等游民」了。人家把無業者稱做游民，人到無業的時候，關了門和他妻子吵鬧的不暇，那裏還有工夫去游？即使出門，不是借債，上典當，便是鑽營打點，這種人還當他是游民，真是「旁人不識予心苦，將謂偷一閒學少年」了。像吾們纔配稱游民，不是官，是「民」。問：你

們去幹麼？答：吾們去「游」，吾們是純潔的真實的「游」。爲什麼稱「高等」呢？游民本來用不着分階級，就爲吾們這次「游」，奉了浙江省建設廳的邀請而去的。事關奉憲，非比尋常，不是吾們擺臭架子，實在對邀請吾們的浙江建設廳，該有相當的尊重呀！所以這「高等游民」四字，老口唱曲子，咬音個個正確。

那麼，遊過，算了，爲什麼還要嚕嚕嚙嚙寫這本游記呢？

這就爲浙江建設廳邀請吾們去游，化一筆錢供給吾們游資，是有條件的。凡是去游的，都須擔任一門工作，能畫的畫，能攝影的攝影，能詩的詩，能文的文，總得把天地自然之美，浙江省山川文物之富麗，與夫當局幾年來辛苦經營的成績，寫些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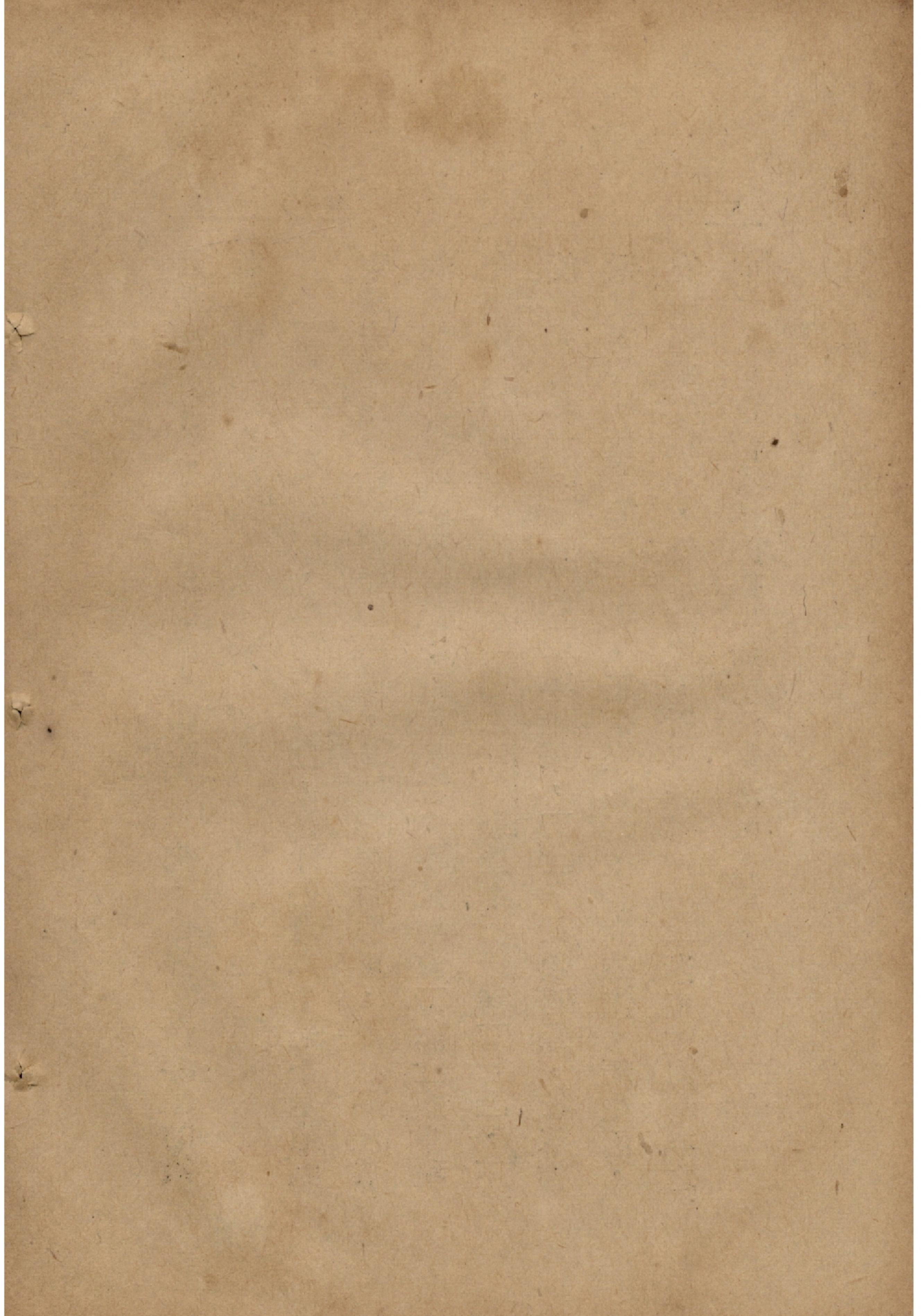
來。吾呢，雖然一無所能，但哼幾句詩，寫篇把游記，當然算不來好，卻還是家常便飯。那麼，你該把游記送浙江建設廳，爲什麼自己出版呢？這其中有箇很大的道理，必得說明一下纔好：浙江建設廳方面，已經另外交卷了，但是吾想了又想，浙江建設廳這筆錢，不是廳長腰包裏掏出來的，是老百姓血汗的一小部分。吾對浙江建設廳交過卷了，對老百姓怎樣呢？專制朝代公文上說得好：「爾等食毛踐土，具有天良」，吾旣踐了浙江的土——這回游過了十箇縣城，——，食了老百姓的毛——這個毛字，就是那左傳上說：「潤谿沼沚之毛」的毛，我是終年素食的，說吾食毛，是再貼切沒有——，那能不天良發現，寫

篇把正正當當的游記，讓憂愁苦悶的老百姓消遣消遣呢？只是吾所哼的幾首詩，雖然寫在一塊兒，卻並不是預備給一般老百姓消遣，是要說明的。

並且還有一層大道理，老杜說得好：「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吾的肉體，可以聽官廳指揮，奉憲而去，奉憲而回。吾的心靈，每每不肯湊趣。很精彩的意思，要他來時，他偏躲在腦海角落裏，老不肯出現。不要他來，他偏骨碌骨碌像潮水一般來箇不休。大概自古以來文章家都會感覺到這樣神氣。所以，奉詔吟詩，除掉李青蓮清平調三絕外，自古迄今，很少可誦的作品。吾的游記，雖然不會好，總想不要拘束牠，

壓迫牠，讓這腦海角落裏的東西跑些出來，也許對吾游記的讀者，減少些抱歉的意思。

那麼，你的游記，叫做「之東」，是什麼意思？是不是跑到東邊去麼？不錯。吾這回游的，是甯紹溫台四屬，都在浙江省的東部。卻還有一層意思：浙江，古來不是稱做「之江」麼？現今杭州六和塔下，不還有一箇之江大學麼？所以稱「之東」，不能算是古典派。而且「浙」字要十筆，「之」字只須四筆。行草書還只兩筆。何等簡單？現在正是提倡新生活的時代。新生活，有一箇重要條件，就是簡單，所以吾書不稱「浙東」而稱「之東」，也包含着適應提倡新生活潮流的苦衷。



二 滬杭車中

調查戶口

人才統計

林語堂

最快樂的，要算是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二十八那一天滬
杭火車裏的生活了。上午九點鐘，天公下了一陣毛毛雨。吾的
夫人，到月臺上來替吾送行，還不夠快活麼？兩大間車廂裏，
滿滿地坐着同目標的老朋友，以及沒有見過面的新朋友，見過
一面而不很叫得出尊姓大名，或久慕大名而無緣拜會的似老非老

半新不新的朋友。在那箇時候，「客氣」兩個字，完全不適用。不過有一種朋友，使人遇見最感痛苦，就是見過面而不很叫得出尊姓大名的。從前每人帶一柄摺扇時，往往故意索閱扇頭書畫，其實完全不是這回事，是要調查他的台甫呀！現在摺扇偏偏不大用了。真正糟糕。吾呢，在那左一堆閒談，右一堆狂笑的當兒，抽箇空兒，把同行的人數，來計算一下。於是趙叔雍大喊大叫，「要調查戶口了！」嚇得大眾一跳。立刻沈靜下來，不到幾分鐘，又大談大笑起來了。

調查戶口的結果，吾來宣布一下：

一 這一車裏同受浙江建設廳邀請的

三十四人

二 這三十四人分配出發的組數

四組

三 這三十四人所佔省籍

六省

四 這三十四人最多的一省所佔人數

十九人

最多的一省是那一省呢？是江蘇。吾心中暗想：吾們江蘇游民真多呀！浙江本省倒只八人，廣東三人，山東一人，四川一人和福建一人。

再把技能來統計：

能畫的

八人

能攝影的

六人

能畫又能攝影的

一人

能攝影又能文的

三人

能文的

十六人

吾心中又暗想：中國文人真多呀！

這一大批人中間久慕大名無緣拜會的一類中間，倒有一位朋友，吾對他說：「吾沒有見過你」，他答：「吾倒見過你的」。就是林語堂。真正幽默家，開口便幽默。吾還說：「吾腦海裏的林語堂，不是今天眼簾前的林語堂。其一，沒有這般年青。其二，沒有這般瘦。其三，似乎還要擺些香架子。」

沿途，桃花漸漸開了，嘉興過去，桃花更多。雨總是濛濛着。不料到了杭州，天氣忽轉冷起來。

三 杭州

湖樓話雨

別業招浪

杭州到了。在一大堆迎接人們中間，夾着吾的兒子敬武，剛纔吾妻送我，看見妻的時候，子在那裏？看見了子，妻又在那裏？忽然想起老杜詩句「卻看妻，子愁何在？」吾得了這句的新讀法了。

雨越發大了。天冷得不堪。時間已過午後三點鐘了。還有
一兩箇鐘頭，怎樣使過去呢？總得消遣一下纔好。林語堂，潘

光旦等都在那裏嚷。吾說：吾們到西冷印社去。

一到了西冷印社，登四照閣，把三面窗子打開了一望，湖裏的水，和環湖的山峯，抹成一種顏色，就是灰色。山脚下還有幾十株桃，花開得不少了。在那灰色的雲霧裏，哭不出，笑不出地掙扎着。

話匣打開了。在座光旦，語堂，還有全增嘏。你發一句，我接一句，敬武在旁邊聽。說些什麼問題呢？說：吾們中國的先聖昔賢，歷來是提倡中和的。提倡中和，就是反對極端。這點影響於民族性很不小。自古以來，產生不出很大的大英雄，就是很大的大奸惡也沒有。像那西洋的亞歷山大，愷撒，拿破

倫，林肯，連那東方的成吉思汗等等，且不論他們好和壞，吾們漢族中那一個及得上。就因爲一種主張，纔傾向這邊，便有人拉到那邊去；纔傾向那邊，又便有人拉到這邊來。永遠不會到極端，就永遠不會有極端好和極端壞，就永遠不會有極端厲害的人。

這時四照閣裏散坐喫茶，不假思索，隨隨便便的閒談，要使文人或畫家描寫起來，倒是一場很風雅的「湖樓話雨」。

依吾想來，雖似近乎嚼蛆。其中卻有些道理。吾們漢族的崇拜中和，倒是很古的。一部虞書，至少總可以說是代表三千年以前思想的了。皇陶和禹講到用人的難處，提出九德做標

準。就是「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意思是既要寬大，又要精密，既要和平，又要強硬；既要……，又要……，料不到那時候就有這般複雜的心理，吾們漢族思想成熟得這般早呀；孔老先生稱讚舜的政治手腕「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這不都是三千年以前很早提倡中和的證據麼？

還有一個有力的證據，孟子說：「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子莫執中。」楊墨二人，各走極端，不必說了。子莫執中，總算好了麼？孟子還以爲不對，他說：「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

一也。」孟子的意思，奠定了中心不動，還是不行。須得或左或右或中，隨時移動纔行。孟子的反對極端論，真正尖銳化。

魏晉以後，釋道兩家競爭很烈。門法的把戲，不一而足。

但不久就有顧歡出來，著一篇夷夏論，明僧紹著一篇二教論，
孟景翼著一篇正一論，張融著一篇門律，他們都說，兩教各有各的妙用。張融更妙哩，臨死的時候，左手拿着一本孝經和一本老子，右手拿着一本小品法華經，表示他一生努力於三教調和工作。在兩種學說對抗的時候，立刻產生出調和論來，因此永不會有極端精深的貢獻。這也是一例罷。

天公真無賴，歸途忽然下起雪來。那一夜，浙江建設廳假

西湖邊上中行別業招滄，建廳祕書汪英賓代表建廳說明浙江，
江蘇，江西，安徽，福建合組一個東南五省交通周覽會，不久
要成立。先請諸位分組去遊覽遊覽賜吾們一點作品。又說了許多
懽迎的話。大衆推我致答詞。吾就把奉憲遊山，怕不會有好
作品貢獻，並且天氣來得壞，照這樣子，怕寫生攝影，任何英
雄，都沒有用武之地，應先切實聲明，免致失望等話說了一
下。接下來，衆推林語堂，他立刻拿出幽默家的風度，說：浙
江建設廳招待吾們好，吾們說些好話。要使招待得不好，吾們
罵他一頓。惹得哄堂大笑。大家又推郁達夫講，到底沒有肯。

四 紹興第一天

玄廬被害紀念碑

柯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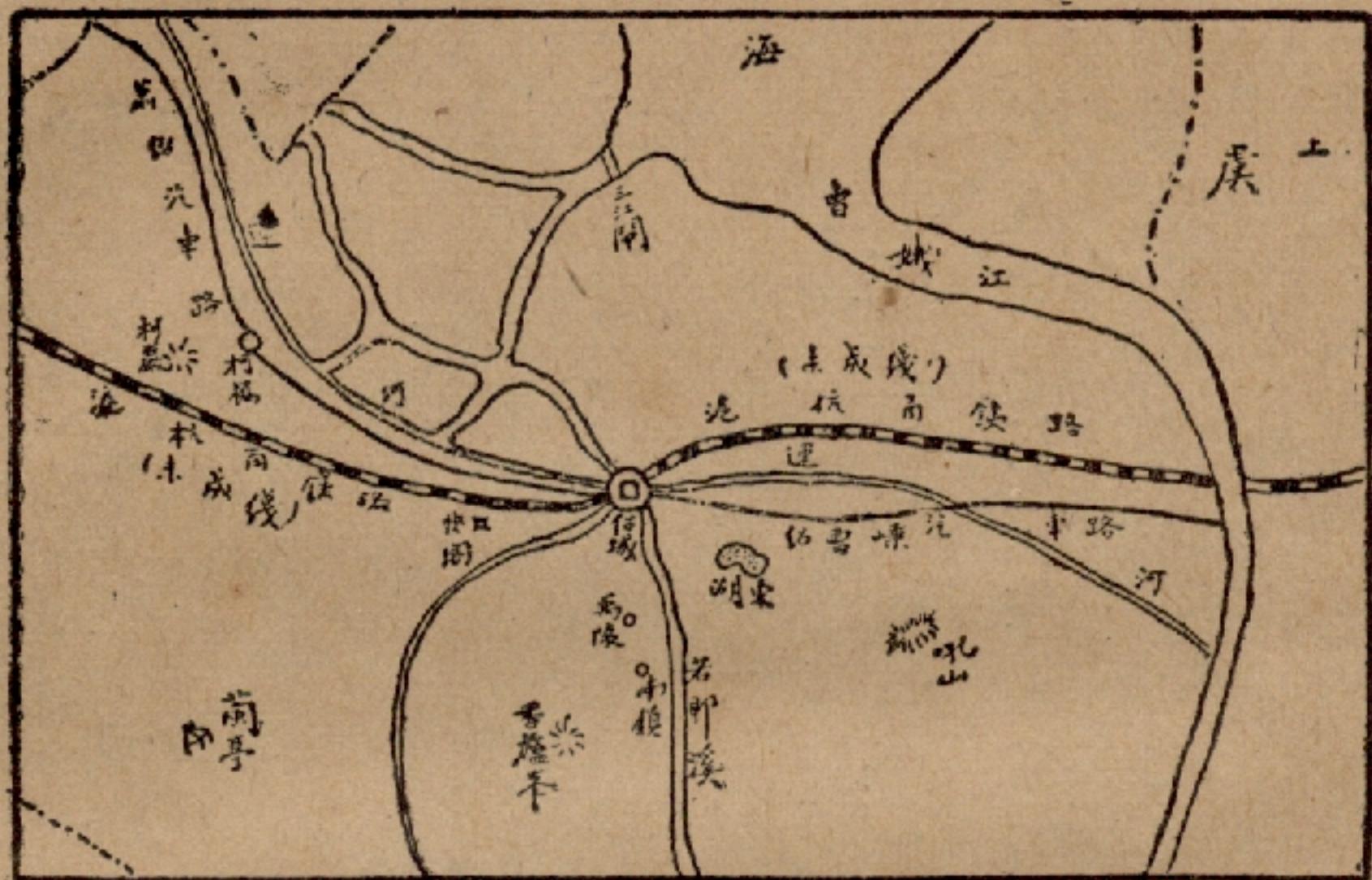
禹廟

我的斷腥

游之東過杭卽景

車後桃花車前雪，西湖春深寒轉烈。湖濱別業賓筵開，
愁心千疊壓酒盃。寫真攝影都無才。安得神力呵風雷。
天雞一聲兩峯曉。初陽殘雪相輝照。一鞭人共桃花笑。

國勝名興招



今天已是三月二十九日了。

天公爲要表示他的權威，昨夜故意下一陣雨夾雪，把你們一團高興，根本打消。到了今天，趁你們萬分懊喪的時候，忽然捧出一團絢紅的太陽來，開開你們的心。

吾們的一組，吾以外，郭步陶，俞劍華，錢鑄九，顧仲彝，趙慕儒，徐培基，龔叔賢，建設

廳派科長朱延平共九人渡了錢塘江，從浙江第一碼頭登岸，上蕭紹長途汽車。向東南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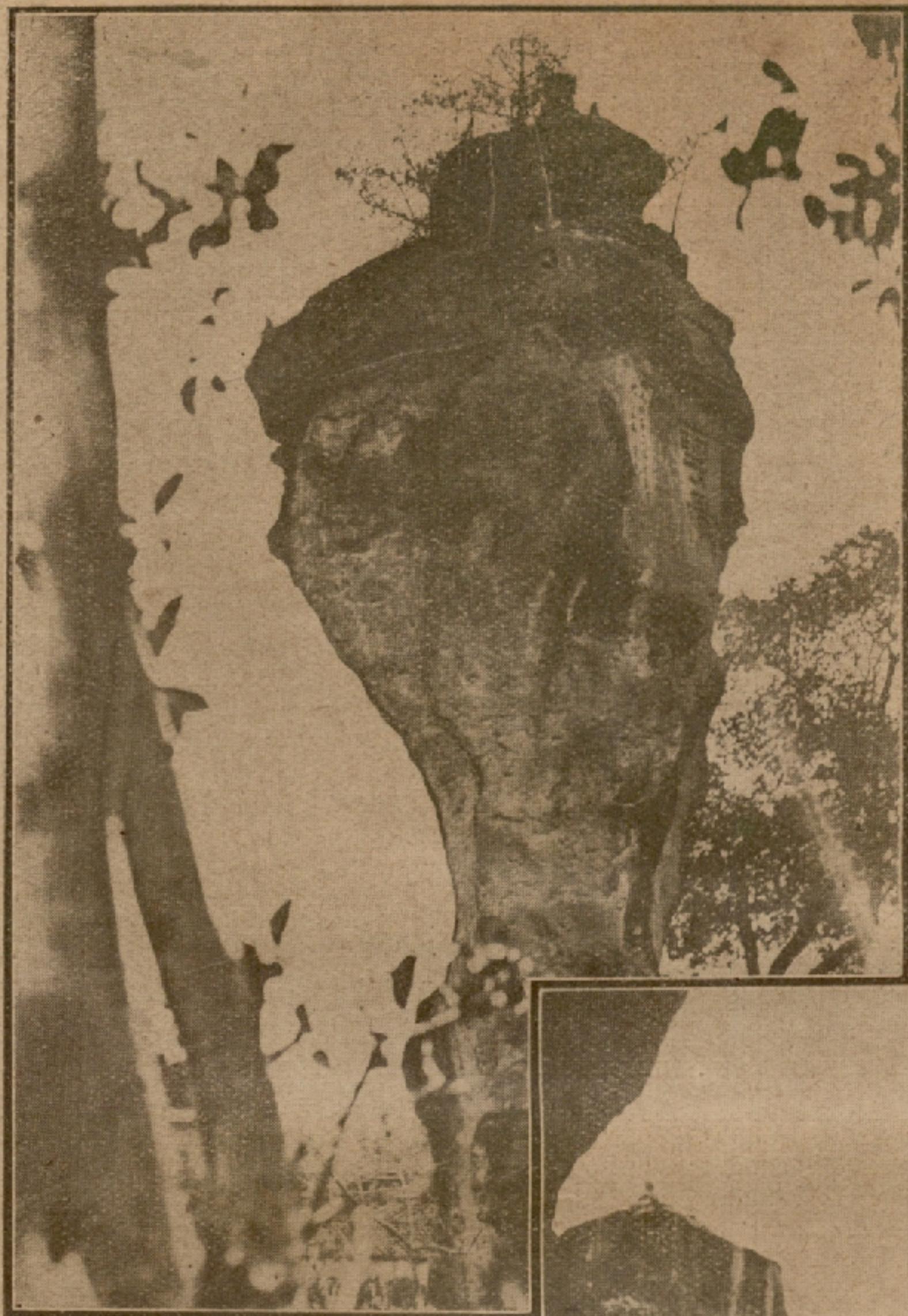
高高地紀念碑豎立在空際，衙前到了。這是吾友沈玄廬被害處。玄廬的死，到現在還沒有宣布究竟的真相。所以紀念碑僅有標題，沒有碑文。到此，吾不能不聯想到吾友河南鎮平縣彭禹廷的被害。禹廷是爲了熱心改造鄉村，遭那般土豪的忌，被他們處死的。這類的朋友還多着哩！一個人爲發揮自家志願，便死，有什麼懊悔。禹廷們啊！你們真是「人豪」，你們都是「求仁得仁」，雖長眠千古，絲毫沒有怨恨，只怕你們免不了還有些希望，就是希望後起的加倍努力，莫辜負你們苦心罷。

衙前地方屬蕭山縣，遠望見龜山，明嘉靖三十一年，參將湯克寬，在這裏大破倭寇。土人還是很高興地又像很榮耀地在這般說：唉！可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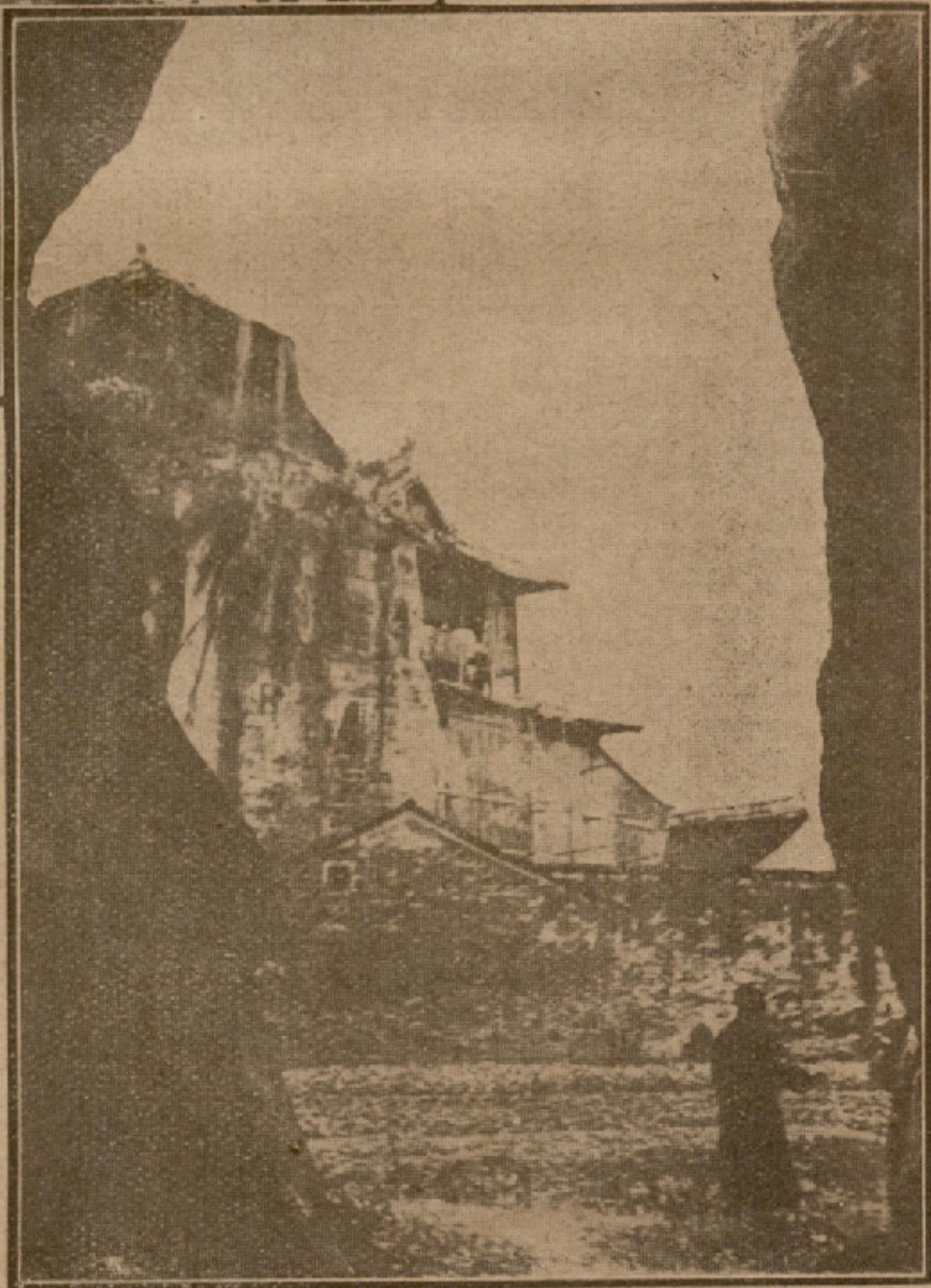
從柯亭下車。東漢蔡邕在此避難，見亭間椽竹，知道他能發異響，拿來製笛，極妙。吾們由金湯侯，朱茀之，謝舜臣諸君的導引，坐了船，去遊柯巖。

柯巖普照寺俗稱石佛寺，巖下鑿壁爲龕，佛像供於其中，這不足爲奇，奇在寺旁一石，高約六七十尺，頂很粗，根倒很瘦削，頂上有泥有草，很危險地孤立在空中。很像去年到熱河所見棒錘峯。上刻「雲骨」兩字，旁邊有銘，光緒二年瘦生撰，

紹興柯巖雲骨峯←



從蠶花洞望石佛寺→





↑ 廈廣然天下巖星七巖柯
↓ 石空陵禹興紹



獻梅書。這「雲骨」究竟怎樣來歷，很費研究。寺後山不很高，西邊巖間有罅，名蠶花洞，一泓的水，顏色十分慘碧，表示他不可測的深度。附近幾百步以內，慘碧不見底的深淵還很多。

更西有一小學校，校舍倚高巖，後進爲巖洞，巖間融雪滴水像簷溜般。走進去。東壁上是彭剛直畫的梅花，西邊長沙徐樹銘題壁的詩。屏後寫丁季珊七星巖遊記。這石屋前人稱爲天然廣廈。到夏天更感覺得陰涼。更西有土人掘井取石，牠的深度，還過於「雲骨」的高。哦！吾有些懂得了。原來如此。且等搜尋各方面證據再說。一個童子導吾們游覽，問：念過書麼？他答：念過趙書，沒念過洋書。什麼叫做趙書？後來纔知道就是

百家姓「趙錢孫李」等書。

柯巖

依山閣墮千塵劫。鑿壁龕供丈佛身。地不及泉藏磊磊。
天然成廈樂莘莘。濺空雪沫七星溼。畫壁梅魂萬古春。
卻憶棒錘峯不見。仰看雲骨一酸辛。

紹興全縣六十三萬一千人。公私田共一千九百三十萬零二
千八百八十五畝。此數如確，平均每人得三十畝強。較之吾鄉
江蘇川沙縣十三萬人口，十七萬畝田地，平均每人不及二畝，
相差竟有這般遠。

紹興全縣國稅省稅全年共一百零八萬一千八百零九元。

紹興全縣學齡兒童十九萬零四百九十六人，未就學者十五萬九千七百二十九人。此數如確，在學兒童約占學齡兒童總數百分之十六。

這都是民國二十年所調查。

紹興縣田價上等每畝一百六十圓，中等一百圓，下等六十圓。自從二五減租，每等各減半數。田主既感利薄，田漸漸爲佃農所有了。但近年田稅極重，從前每畝約五角，今正附稅併計須一圓五角。

紹興農民工作特別勤。如雇他縣人工作須兩天，雇紹興人祇須一天。

紹興吸鴉片者極少。自民初以來，早嚴禁了，其他紅丸白麵等毒品都未傳到。只紙烟很是風行，聞全縣每年須銷一百二十餘萬圓。

紹興縣兩大副產，酒和錫箔。單講政府抽稅，每年酒稅一百零八萬圓，箔稅二百二十四萬圓。

以上都是從朱謝諸君在船中閒談間所得。船到禹王廟了。

今日恰是陰歷二月半。一年四季最熱鬧的香汎。紅男綠女老老小小一船一船從若耶溪一路蕩向禹王廟去。在船裏有談笑的，有吹笛拉胡琴的。婦女頭上，耳朵上，身上，腳上，恰都帶着上海三十年前最摩登的裝束。吾們的船，在那天然秀美的稽山

鏡水裏很自然地蕩着。夾在那村男村女衣香鬢影中間，不知吾身安放在第幾世紀。「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更值那時天朗氣清，惠風和暢；累得同行諸君寫生的寫生，攝影的攝影；忙箇不了。吾卻暗地裏吟那老杜詩：「若耶溪，雲門寺，吾獨何爲在泥滓，青溪布襪從此始。」不知不覺地出神了。

禹廟中禹像恰是新裝。門前岣嶁碑，已揚得光滑了。窈石亭裏巨石，至今還給那般不會努力或努力過度生不出兒子偏希望生兒子的用石子來打着。同時卻見一隊一隊穿着制服的女學生各拿着短笛到禹廟來游覽，卻並沒有吹。廟的東南距離幾百步地，就是禹穴，在那宛委山下，相傳是禹藏書的地方。也不

可考了。只剩着唐鄭鮑書，明魯壽林重刻的「禹穴」兩大字。

吾們信步南行，一直到南鎮。一座很大的廟宇，是會稽山主祠。門有石刻明徐文長書「深秀」兩大字。這裏三面環山。對面就是香爐峯，橫嶺尤陡險。

風氣漸漸變了。禹廟前臨時市場，賣茶的，賣飯菜的，多雇用青年女子招待。頭上身上腳上，是上海現時摩登裝束了。嘴裏還多唧着香烟。吾想耳環搖搖的鄉村女子，看了回去，一路想！想！吾的裝束太難看了。鄉村女子的丈夫，看了回去，一路想！想！最難看的，要算吾家的老婆了。

一店的東家，甯波人稱「老闆」，紹興人稱「店主」，這是吾

從禹廟前乞丐口中所得的新知識。藐躬雖不德，也曾從他們金嘴裏榮封過做店王了。蔡子民師說：店王實是點王。就是主字的意思。

禹廟

南來尋禹穴，不見謫仙人。極目干戈際，偏隅熙皞春。
畫船三月暮，朱黻一時新。酒箔傳高稅，年年十萬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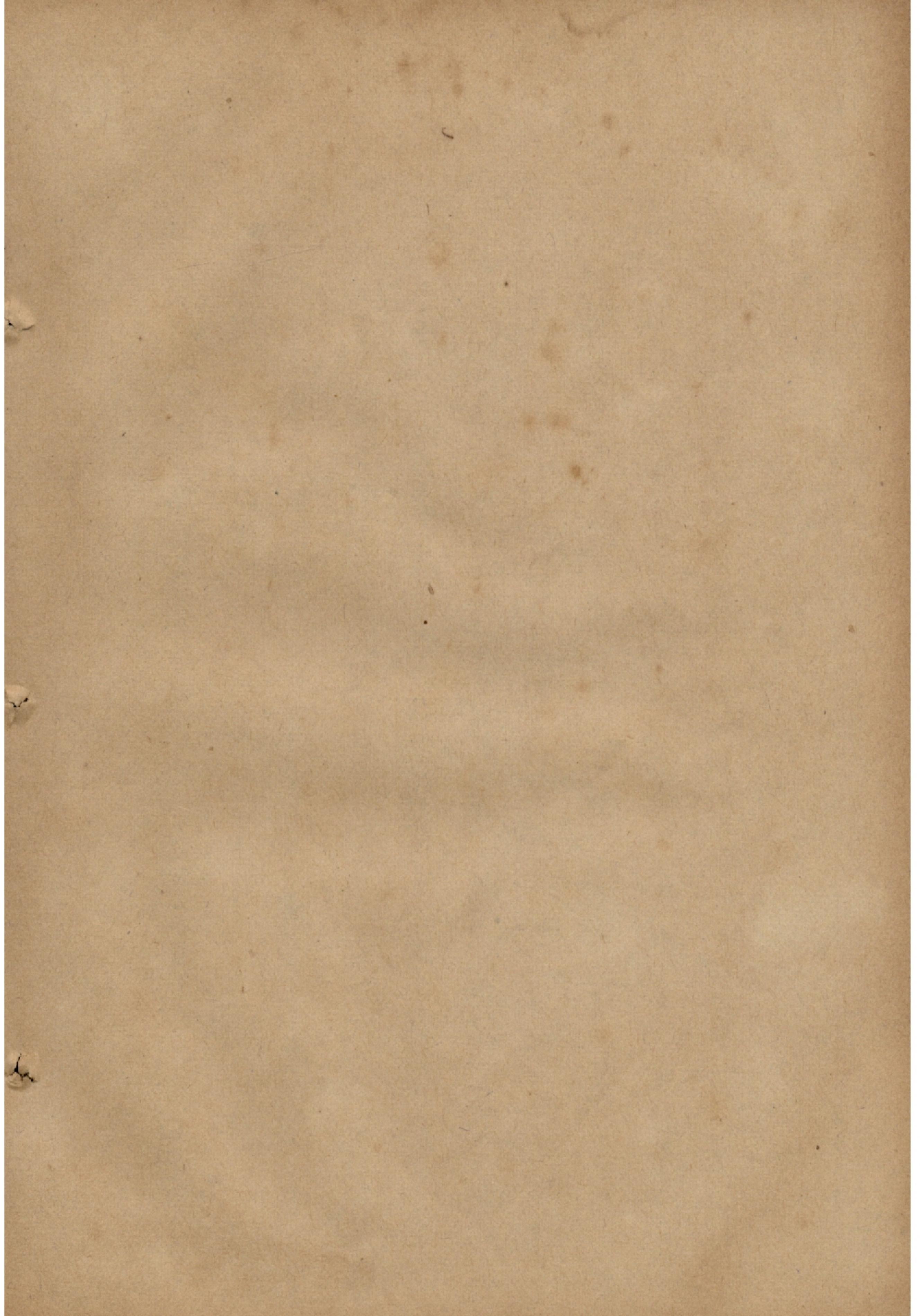
紹興農村所見

鶯花流毒少。天足得春先。吾祝會稽郡，長留耕鑿天。
村容全在望，里老更相傳：二五減租後，勞農漸有田。
那夜宿在金湯侯家裏，湯侯請吾們吃好飯。大談其素食。

余斷腥十七年了。動機起於一九一五年赴美觀芝加哥屠獸場，感覺到人類的殘酷，便立刻起意戒殺。但不知素食影響於吾身體怎樣。回國以後，問了兩位醫生，都斷爲毫無妨礙。但仍沒有下決心。到了民國六年五月單身遊南洋，過香港，早起，見海中小船滿裝了魚，一尾一尾在那裏破腹，挖去臟腑，丟向船裏，還在高高的跳，吾又感覺到人類的殘酷，太厲害了。那時候，正自己警告自己，凡良心不許的，定勿做。因而自念：吾良心既然反對殺生，爲什麼還在腥食呢！下一箇大決心，從那天起，斷腥食。但吾內定兩箇條件：一・吾的戒殺，以吾良心感覺不忍爲限。二・吾的素食以不妨碍吾的生命爲限。大概自

素食以來，同席有新朋友，這一段話，總須作爲答問的資料。
那夜，借此消磨了席間不少的光陰。

時間已過夜十一點鐘了。還幹一樁餘興：紹興產錫箔，多
承舜臣好意，黑夜裏帶吾們去看居民打箔，貼箔，研箔。打箔
是男工，疊了幾十層，從很厚打到很薄，貼箔，研箔，都是女
子家庭副業。大概每人每日所得工資，雖男工也只一二角。



五 紹興第一天

東湖

吼山

紹興城東八里繞門山的脚下，有湖，長形。一邊是直立幾十丈的峭壁。一邊湖岸築有樓臺，有亭，有堤，有橋，橋通湖的兩邊。朱欄白舫，沿堤千絲萬絲的綠柳。湖叫東湖。清光緒戊戌年陶心雲（濬宣）所經營。湖舊時用來放生的。湖旁設有法政學校，今學校廢了，園亦漸漸荒了。門的對面，是好像人工堆砌而成的小稷山，故亦稱稷廬。峭壁底下，有不少山洞。

一名仙桃洞，一名陶公洞。須坐小船，從峭壁間曲曲彎彎蕩進去。進去以後，周圍仰望，都是很高的石壁，俯窺湖底，深不可測，仙桃洞的壁間，刻有一聯：「洞五百尺不見底，桃三年一開花。」只覺幽深險怪，使人發寒噤。吾又在那裏想！想！哦！吾有些懂得了。原來如此。且等更搜得些證據再說。湖旁有三間平軒緊閉着。後來纔知道就是革命前輩陶煥卿先生的祠堂。想起陶煥卿，又聯想到沈玄廬。

東湖

見說東湖別有天。繞門山下水淪漣。臥虹曲曲愁無路，垂柳絲絲不礙船。小稷孤峯疑疊假。桃源一棹信成仙。荒苔

踏遍園無主。戊戌於今卅六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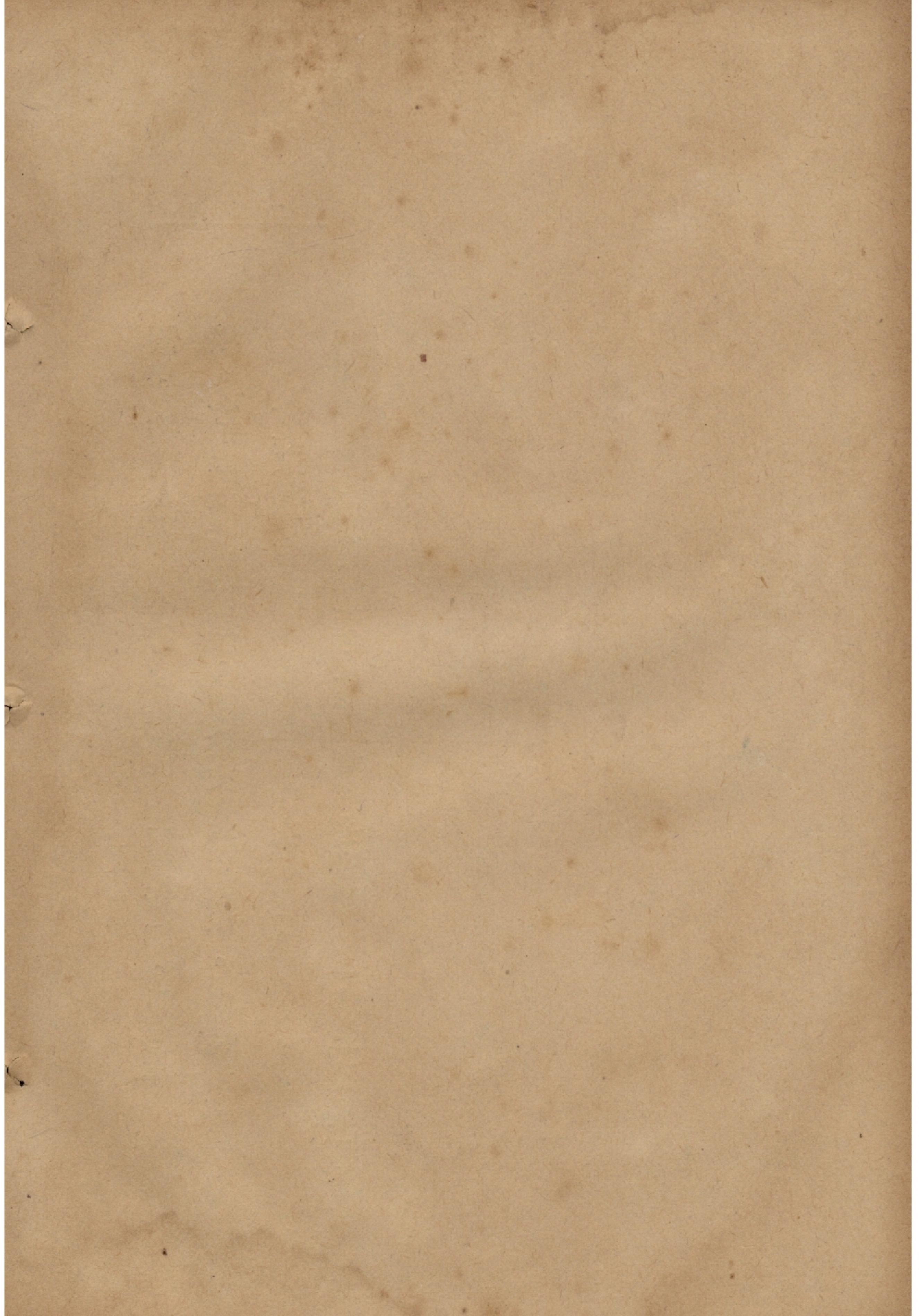
長途汽車經過短短的路程，到樊江鄉，陸氏家譜稱：放翁歸老吼山，就是這裏了。先從山下得一小園，門外匾寫「烟蘿洞」三字。老友王曉籟以數百金買下來，正在建築，規模雖不大，卻幽雅可愛。吼山不算高，也沒有多少峯巒，所奇怪的，就是拔地千霄的幾座峯，叫做雲石墩。大致和「雲骨」彷彿，而更高大。頂的面積，遠超過底的面積。頂上壓着兩塊幾丈長的巖石，四緣都伸出峯頂十幾尺之多。一察峯的周圍，斧鑿痕非常清楚。和柯巖采石地方地窟裏的四壁，和東湖仙桃洞陶公洞的四壁都一樣。於是恍然大悟，寫古風一首：

吼山

吼山青青秀可茹。放翁歸老良得所。數峯離立烟雲中。孤高下削上則豐。挺如倒插水晶葱。綻如長柄青蓮蓬。覆巔危石肖斜笠。莫之敢指愁墮空。高僧苦行發奇想。升巔坐罅歸路窮。嗟哉此物來何許。欲尋根底石無語。祇見千層斧有痕。自頂放踵如束縷。或歸神力巨靈劈。或訝天工女媧補。豈知伐石出尋常。轉瞬千年事非古。試觀采石掘井深。丁丁空谷續斷音。井間四壁層層鑿。彼凹此凸跡可尋。當日施工自高下。井井相通成百磽。迅霆一聲地火發。豁然開朗餘豁豁。若者植立若者覆。天然翻若人工。

假。物情人事了不奇。吾從伐石得新知。重輕高下如人意。舍用轆轤將恃誰。漢陰丈人殆常技。前百千年早有之。今非盡巧古非拙。歸自吼山有所思。

紹興一宿，兩箇半天，沒有時間去三塊街一觀「墮民」生活，是吾此行大缺點。





↑ 洞桃仙 湖東興紹

↓ 山吼興紹





↑ 曹娥江邊俯瞰官百景全

↓ 天童寺前松陰曲徑



↑ 寧波天童鎮蟠蠻檣



六 範波

女招待

詩和酒

天童阿育王

坐長途汽車東行到曹娥，渡江，便是百官鎮。拜訪了一座破爛不堪的廟宇。中午過了，大家嚷肚子餓。街旁的飯店，挑着高高的酒帘，家家雇人當街叫喊拉客，成立了對抗的局勢，吾們當然挑一家比較整潔的進去，惹得那邊叫喊的女招待員大大的抱怨，噦咕了好半天。這也是內地市況不景氣的一種表現

呀！

從百官坐火車到甯波，天色晚了。甯橫路工程師李志青很殷勤地招待到後街江浙旅社住宿，到大中華菜館吃飯，大中華也雇有女招待員，因此回想到百官，回想到紹興的禹廟，更回想到杭州西湖旁邊的粥店，怎麼到處雇着女招待？吾很不願意把花瓶的作用去亵瀆地推測她們，總是喜歡到女子職業在浙江已在逐漸的發達。

那一晚，和吾同室臥的，是錢鑄九。兩人大談其詩：你寫的是舊詩，對時下的白話詩有什麼感想？鑄九問。吾答：吾腦海裏從沒有感覺到這是新詩，那是舊詩，這是白話詩，那是文

言詩。就使觀察到種類有些不同，不過等於這是黃酒，那是白酒。批評酒味的，不能說黃酒比白酒好，或白酒比黃酒好。紹興三十年的陳花雕果然不壞，貴州的茅台又何嘗壞呢？所以稱爲酒，就爲中間有些酒母。否則水和白酒有什麼分別？最使吾們掃興的，當牠是酒，一上口，卻是「金生麗」。倒還哄人說：你不懂的，這是白酒呀！也有人，因此便說白酒總不是酒呀！豈非錯之又錯了麼？

後塘河的水，浴着一丸海天旭日，一隻小汽船，鼓足了汽力，很想表現牠每小時能行二十五里的速率，不料撇撲撇撲發了一幾響，停了。發了幾響又停了。船主沒法，終於荐賢自代，

吾總感謝牠的退職，比在職的貢獻還大。過了五鄉楔，行人別港，從少白河頭上岸，坐轎，轎夫到和得缺的縣長一樣，首先着眼到肥瘠問題。某先生很不受他們歡迎。吾呢？也不很受他們歡迎。旁人說：料不到他們對你們這般害怕！我說：這叫做「君子不重則不威」。

簇簇新的鎮蠚塔到了。一口氣爬上第九層塔頂。回頭一步一步數下來，到達平地，凡一百三十級。過天潼市，好像到了普陀一般，完全佛國。是婦女們抱了小孩，帶了香燭，跌坐在竹籃裏，用一條竹檳，兩人肩着走，叫做元寶籃。吾說：讓吾也來坐一下。哼！這是他們女客坐的。轎夫很莊嚴地答。

快到天潼寺，只見石路越發整潔，低頭偶見路中大石片刻着荷花，每二十塊嵌一塊，在那濃綠的松蔭下，一直到寺門。吾不暇稱讚牠規模的偉大，倒先稱讚他們管理的嚴密，到處只覺整齊，清潔，肅靜。直入後堂登藏經樓，方丈大和尚親自主壇，替施主啓建水陸道場，上供畢，方丈大和尚退，坐廊下大椅，傳喚執事諸僧，一一問話，執事諸僧肅然。樓上講壇供白玉佛三尊，我問這佛像那裏來？執事僧答從西方來。這話吾倒很能替他證明，這種開相法，吾在暹羅、緬甸纔見到，和中土確不一樣。

從天潼到阿育王寺，路旁觀村農演戲，他們也有梅蘭芳、

馬連良，一時人山人海，到這種地方，我最高興，因爲這是真正的是民衆娛樂，不比大人先生們自己取樂，硬裝到民衆頭上去的。替他們照了一相。

天潼和阿育王兩寺真是難兄難弟。規模一樣的大，香火一樣的盛，管理一樣的嚴密。入大殿，一僧問要觀舍利否？出尺許高的小塔，令欲觀者合掌跪蒲團上，一一傳觀，有見爲紅色的，有見爲白色的，各各不同。輪到我，我原想看看，可恨我兩膝很倔強不聽命令不肯跪。

天潼太白間山行紀事六首

三月後塘河裏舟。五鄉碶近水分流。泉聲不斷天潼路。

過客塵心洗得不。

元寶籃搖拂地平。一肩穩坐母懷嬰。名香文褓齊將去。

要爲佳兒乞佛名。

阿育王寺舍利光。天潼玉佛出西方。大千士女全風動。

古刹年年作道場。

袈裟鏹鉢雜釵裾。應赴風開天監初。輦得黃金去求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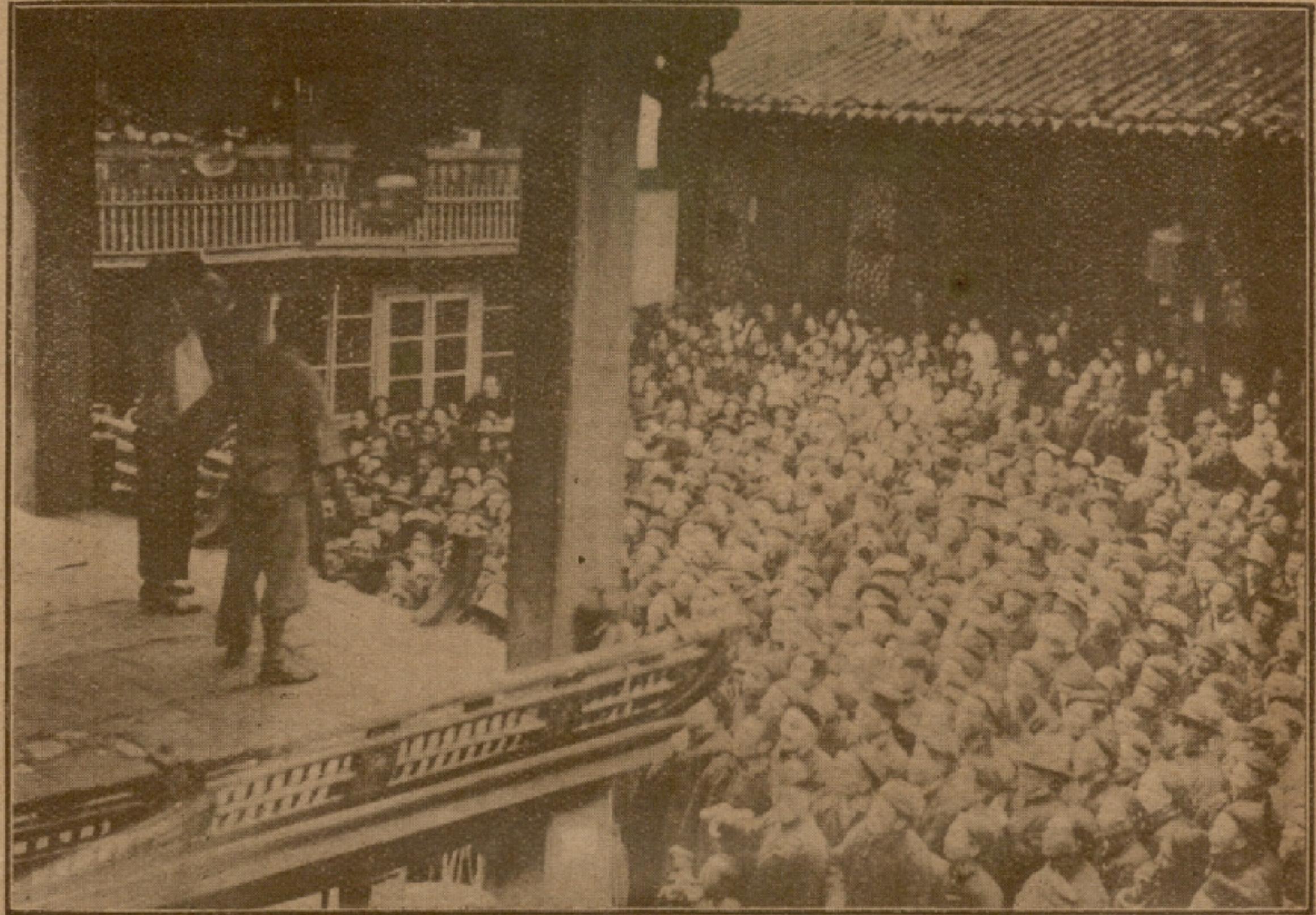
綺羅結隊拜文殊。

隔着雲山望十洲。四明葱鬱景全收。百三十級從頭拾。

鎮躋荒唐一塔留。

雪練當空一徑開。半山亭下走晴雷。昨宵急雨知何意。

端爲峯均送瀑來。



↑ 場劇農村間王育阿童天

↓ 部一之寺王育阿





↑ 溪口文昌閣

↓ 雪景外寺資聖寶

